



# 掌握語言， 認識權力

伍恩豪

中華錫安傳道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人常說讀書具有震聾啟聵的作用，此早已封塵的說法竟又在伍恩豪身上重現生機與活力。伍恩豪從尖新的理論中反思生活的種種，既顛覆自少養成的觀念，又窺探到一個個服務的創新意念。從他身上「後現代」之類的理論不再是黯黑的、虛無的、消極的，伍恩豪正說著另一個有關「語言改變世界」的故事。

問：首先請簡單介紹一下你的背景。記得你本科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畢業，為何你最後會選擇在浸大攻讀碩士課程？

答：我一九九三年於中大畢業，其實在本科時已有到其他大學進修的想法。我認為社會科學是需要跟隨不同老師學習，才能得到更大的啟發。最初是被浸大小班教學的課程所吸引，因為當年是屬於第一屆的碩士課程，收生人數不太多，而小班教學亦有質素保證。當年在浸大面試時印象很深刻，當時是由陳啟芳老師負責，老師待人很有禮貌，過程中感覺一直很親切，亦感受到那份對人的尊重，更覺得浸大真的很著重人文精神，所以在面試完結那一刻其實我已經作了決定。

## 彩虹並非只有七種顏色

問：你認為浸大的課程如何適合你？與你本科所讀的課程有何聯繫？

答：本科的學習是較傾向於現代理論，但浸大的課程讓我學習到後現代、後結構理論，提供了一個框架讓我對過往所學習的理論作出批判，有助我日後工作的發揮。在後現代理論中，我對其中有關語言及語言所帶來的限制有著深刻的印象。記得黃昌榮教授曾經以彩虹七色理論作例子，因為幼稚園始老師便一直告訴我們彩虹有七種顏色，但他卻解釋彩虹並非只有七種顏色，實際是漸變的光譜，推翻我們從小被灌輸的認知。這個例子正好反映語言如何建構世界。語言的影響在社工界是很常見，因為社會不時出現新辭彙及新概念，例如「八十後」或「隱蔽青年」等。語言可以帶來不同的可能性，但同時亦會帶來限制，不同的語言會建構出不同的世界。語言以外，另一點受啟發的便是有關權力的認知。以織體公司為例，它們在近十年便塑造了所謂標準的美女形象，鼓吹纖瘦及白皙就是美，人們便不自覺地追隨。簡單而言，我們很容易被權力影響，盲目追隨別人所塑造之形象或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其實語言及權力在社會皆有很大影響，作為社會工作者要意識到這個問題，更要反思如何正面地回應及運用這兩種元素，以及要迴避其負面的影響。

問：你提到語言和權力的認知及在社會工作中的應用，這些是否令你面對社會福利工作時可以有一定的規劃？學術與實踐層面其實是否分不開？

答：學習不止是自我增值，更讓我可踏上更高的台階，是事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其實當初我讀碩士學位是有很強的意識，年輕時希望努力有助事業的發展，而在學習以後便希望將所學的應用在工作上，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問：學術訓練是否讓你有更批判的視野？在你的工作或發展中發揮了甚麼作用？

答：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擔任青少年中心主任，但因為希望在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讀碩士期間便辭職了，畢業後便加入現時的中華錫安傳道會社會服務部。雖然兩間機構均有基督教背景，但先前服務的機構認為要將兩者分開才符合專業化的原則，我們則較著重信仰與社會福利的結合。學術訓練的確在我的工作上有很大發揮。我主要是負責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除了要做好一般的青少年服務外，我們機構留意到幼兒服務亦是需要關注的，所以我們便向社署申請籌辦互助幼兒中心，讓青少年服務及幼兒服務兩者結合，由同一個團隊負責。其實這正正是語言及權力的力量，只要打破既有思維，不同服務亦可合而為一。

### 語言作為一種實踐

問：如你所言，我絕對同意語言的重要性，語言會否令你有新的實踐？

答：絕對會，在語言的影響下，不同的新服務可以互相結合。自二〇〇三年始，我們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互助幼兒中心便結合為一。二〇〇九年，社署推出鄰里幼兒支援服務計劃，坊間稱為社區褓姆照顧計劃。當時黃大仙區還未有這種服務，我們便與社署商討，在協同效應下，我們成功將社區褓姆照顧計劃與我們兩間中心的服務結合。

問：很高興看到學術訓練令你有新元素推出新的服務模式。但你們作為中小型機構，在推行新服務時有何難處？又如何克服？

答：中小型服務機構要面對的困難很多，資源較缺乏，在發展新服務時的確有難處。有時候我們會尋求外來機構的支持，如關懷弱勢或多番失業的青少年的「重拾動力」計劃。這與我們之前提過如何透過語言去打破一些既有的框架以達致新的結合也有一點關係。就業服務是我們機構其中一個專業，我們在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內推行就業服務已有十年以上的經驗，而透過服務一些弱勢或多番失業的青少年，我們發展出新的服務，如最近推出的「重

拾動力」計劃，便是打破傳統以動物治療方法幫助半隱蔽或精神有問題的青年。資金方面，我們有幸得到中銀香港的支持，資助一百萬元以推行兩年的計劃。除了尋求機構捐助外，我們亦可以如大型機構般賣旗籌款。

中小型機構資源可能比不上大型機構，但我們其實都有自己的優勢，問題只是如何有效地發揮。我們機構的優勢是內部溝通緊密，主管與同事關係很接近，大家可以隨時商量。其實只要清楚並發揮機構本身的優勢，不同規模的機構都有發揮的空間，中小型服務機構的服務計劃一樣可以很優秀。我覺得只要同事之間合作緊密，並掌握資源運用的方法，小型機構自有它的長處及可以有所發揮。

### 小型機構的負隅頑抗

問：整筆撥款對不少小型機構帶來困擾，你們的機構又如何作出調適？

答：「整筆撥款」帶來問題比較難解決，它可說是一個要同工在金錢與理想之間作出抉擇的政策。其中未能解決的是我們機構與社署的薪酬待遇差距很大：我們薪酬最高只可達中位數，而因資源問題這差距實在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我們較強調機構的服務使命。在基督教背景下，我們的社會服務強調靈

性工作上與教會的合作，如果認同這使命，我們很歡迎你加入。我相信只要同工們覺得有意義及有價值，縱使薪金較低都會願意留在我們機構服務。

問：從你的分享中看到小型機構的彈性，也因為你們有基督教的背景，所以較強調價值及理念。其實你頗喜歡用學術的觀念去設計新的服務，你有想過在學術界發展呢？

答：我很喜歡讀書，在浸大完成社工碩士課程後，我回到中大崇基書院神學院攻讀基督教研究碩士。讀書能夠豐富我的人生及工作，每個讀書過程都對我都有所啟發。至於攻讀博士學位，因為這差不多等同離開自身專業的軌道，無論在現實及時間上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其實我現在能以微小的位置貢獻社區，已經覺得很滿足。

問：剛才你提及青少年就業，你對活動工作員（PW: Program Worker）有何回應呢？

答：明顯地PW是兩個身分同時重疊的崗位，既是服務對象，又是服務工作者。他們在服務推行中給予不少幫助，督導他們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工作。由

於他們不像社工般專業化，所以服務的內涵及工作模式都較簡單，但好處是他們參與的服務變化可以多一點。再者，不少PW也會選讀社工，將來甚至有機會成為我們的接班人。

問：你如何回應PW常規化的問題？或者深入一點，你對政府政策有何看法？

答：PW常規化絕對是好事。其實現今社會問題眾多，每位社工的工作量都很重，我認為政府應重新評估人手編制的問題。目前政府所給予的單位成本，是根據二〇〇〇年所訂下的資料計算而來的。很明顯，十年前的人手編制的標準已很難應付現在的問題，但當有整筆過撥款後，這些問題都被掩蓋了。

問：這便是整筆撥款離開編制的考慮，即是說你不反對一筆過撥款，不過單位成本及人手編制要重新評估？

答：我是接受一筆過撥款當中的彈性及精神，但實際上問題是在於人手編制及薪酬福利架構——因此我們機構一直爭取與社署同工同酬，檢討人手編制及工作量。

問：剛才你強調與社區很接近，有否一些跨機構及跨單位層面工作的經驗？

答：其實在黃大仙區各機構之間的關係都很友好及和諧，近十年亦有不少計劃是大家合作，例如「快樂人生社區計劃」便是由社署牽頭，再由不同界別的社福單位合作。

問：你一直強調讀書的重要性，有何方法及政策予同工們進修？你又會否怕他們離開？

答：適逢現在有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機構中有不少同事都正修讀碩士；他們每人每年都會有超過一萬元資助及兩天半的假期，這些幫助是非常實際而且有成效的。我認為這基金對同事的發展有很大幫助，能為社會及業界培育更多人材。雖然他們將來未必會一直留在機構，但看到他們專業能力有所提升仍是值得高興的。

問：對於我們浸會大科及碩士課程的設計，可否給予一些意見？

答：其實我覺得不單是浸大，其他院校在社工訓練上可加強學生管理學的知識。普遍而言，大部分我所接觸的社工系畢業生對管理學的內容掌握都較少。我認為要認識及熟習管理，才可有更好的優勢和實力去表現。

### 總結

在今天的社會福利政策下，縱使伍恩豪親身感受到中小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所面對的困難及問題眾多，他卻能夠實踐求學時所學的理念，運用權力及語言這兩種元素，為社會福利的工作帶來新元素及新服務。當被問及對香港社會福利政策有何期望時，他坦言：「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薪酬福利架構及人手編制。香港需要有社會福利白皮書，為將來社會制訂新服務，作為服務數量及質量的指標，可惜到現在仍未被納入政府的議程。」雖然他一直以正面及樂觀的態度打破語言及權力所帶來的限制，並積極發掘及發揮機構的長處以克服所面對的困難，但實際上有不少問題也非他一人之力能解決，體制上的改變是急切而且必要的。他衷心希望社會福利機構的待遇能得到改善，做到與社署同工同酬，也希望政府能重新檢討人手編制及工作量，以制訂一個更公平更長遠的社會福利計劃，社會工作能有更大的發展。